

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一

禮質序

橫谿錄序

國表序

應社十三子序

龍壺稿序

夏膚公稿序

徐錫餘稿序

一全
彭燕又稿序

行卷扶露序

呂賡虞稿序

錢仲芳稿序

朱彥兼稿序

大易文苞序

後塲名山業序

行卷香玉序

鄧石函稿序

試牘正風序

顧重光稿序

洛如社序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一

婁東張 溥西銘著

禮質序

禮記之得列於經非得已也及今而爲學者之
通尚何哉蓋三禮之名本繇曲禮儀禮周禮而
設而諸記不敢竝者義也行之後世從乎周禮
儀禮而不能止從乎曲禮之二篇而有所不可
不得已而取戴氏之學以明禮之備則時王之
爲令也其所以不能與不可者何也周官三百

六十上法天行意務深廣後代之士本以爲用
則多矯世悖時其曲指各說難於畫一非一日
矣儀禮正乎舊典周衰之時播絕不揚君大人
之論亦鮮有存者卽十九篇之書饋食有少牢
而無太牢也聘有公食大夫而無公再饗大夫
也有正覲禮而無朝宗遇見類也若夫冠昏喪
旣夕虞又皆士禮而不備王公國君卿大夫之
文安有其爲完書哉曲禮「下二篇謂之經矣
而約而不該則學者所不舉也夫周禮儀禮既

以闕失之餘難得其深微之意後人私爲傳會而有所不能曲禮復以篇什之寡不能覆一經之用欲授受更定而有所不可則必求往古論禮之文左右相及可以整一身理家國者爲之表著其說周應而足物不必其備而升而習之大概可具此禮記之所以施於天下也雖然繇前言之則畧繇後論之則詳三禮之書不及包諸記之文諸記之文常得應三禮之說今之以禮記詔天下者非廢三禮欲以詳三禮也自淺

末之倫狃於安常不務遠議遂使一經之言殊
其彼此而古人之制日以曠絕不亦悲哉受先
少學禮而病於今人之爲特拓已慮編聚今古
論禮之書自爲統部合三禮爲一家以正其得
失功已就矣而遂成進士以一方之役夙夜不
遑尚未有以及此嗟乎使受先稍遲其遇而不
成進士卽成進士而不困於黷巴之寄則此書
之被乎來學固已久矣而今之未有以及也則
禮猶未明乎世也然而受先不敢忘也諸經

之事以序而修廉吏之所可爲也如之何其忘之也是以禮質之選當代之文備焉而今與公臣諸子先次其一科之文以行則受先豈一日忘乎三禮哉雖然禮之爲道口說之尤在身行之鄧先生之論禮也以孝經爲諸記之原若受先者又克其事也

橫谿錄序

君和天下之信人也以天下之信人紀天下之事言四方之風可得而書也斯之爲錄胡若是其偏歟嗚呼此君和之志所以絕於衆度也夫君子之有其身也必將敬其身居其地也必將重其地何則身者父母之所出也若以言其地地者亦父母之所處也是以始生之室老而不能忘少之所居雖數徙而能名其處遐國之遊周覽山川欣焉忘歸顧念舊邑則感然以悲東

山之詩所爲善言人情也至於望城郭而懷昔
日高祖之宅先人之里咸得記其水田載其草
木猶然孝子之意而已吾觀君和之事其大人
也存嗜愛察顏色出入勞苦常若有不能至者
繇是推之父母之居君和其忍無書乎於是博
諏其鄉所謂大人者猶有存者乎所謂隱德高
行猶有佚不可得聞者乎浹日月而謀之踰年
而始有其詳彰彰者母論已下而賤夫小婦一
行之善多其語言時恐人之忽之而殷勤以求

其知其志有足感者凡此皆以成鄉黨廣忠厚而大其父母之善也夫不善之人產於名山大川恒以行之不若爲其一國之辱而天下羞稱其所居之地有君子出焉僻狹之土不登其方境之志而常因以聞名於後世然則地之係於其人不亦重乎況乎謠俗風物之紀秩乎有原也是故君子以其德教乎邦之人則稱其宗人次序其譜揚一族之美名先代之器而不爲私及乎里黨益可知已又何疑於君和哉

國表序

魚山先生以政事之暇加意今文所謂應制之塗同人之義出其中矣於是孟樸扶九聖符因以廣寄樂善聚四方之業捆而歸於先生取予之間斷斷如也而予與介生勒卣彥林雲子維斗彛仲來之亦于諸子左右其政大約觀地之遠近別其文流積數常多而取指貴少此國表所錄刻也夫文章之道言人人殊學者欲取而一之域其煩約采所長而破以有餘之名優所

短而長其未成之美爲之主者不亦難乎然而君子有以辨之矣出材之區不一其處別用之道則存乎人今以天下之大概稱學者舉繩尺而盡責以太上之事議其不能而不予以易至之說則人將虞大道之荒絕而安其舊常苟或泛與謬取不稽其服嚮徂於鄉黨之情而忘其久遠之論則士無美惡咸稱有羣彼此之意無所棄受而賢者不得以表見二者固物之通害也當此而欲廣其教化之端必使人皆明其不

得已多爲之引而終裁以正聖賢之道或有存焉今觀孟樸與扶九聖符高氣勝情通於朋友不憚歷遐阻發懷抱以來千里之駕溯洄溯澌其猶古之思乎不然何其汲汲也夫詠昔日之思賢覽今日之求友卽而稱之豈徒文字之謂乎亦在斯人之倫無乎不淑也是故地有其人入有其文託於道路之遠告以君子之志則與乎斯選者人倫之行無敢闕如已

應社十三子序

予讀郡城十三子之文而有感於應社之道不可以忽也志成於昔年而事大於今日維斗始之而十二人廣之迨歛文而加之摩版則仲木燕胤厥功侈焉凡立社之本末進人之次序無不可具書也然天下已知之矣則無所用予言也予所言者言其大者而已其大者不可盡言則將從其畧而節言之夫郡之人多矣其名能文好偉論者維斗諸子無不樂稱焉節之而僅

爲十三子之文其數不已闕歟夫蓋有所自也
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
以親相先者也有同一師者焉有師弟子同爲
友者焉此以義相先者也以親則情不可以概
以義則合不可以苟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雖
然論親與義而人與文或未至焉其交猶可議
也論親與義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則諸子之
爲友也固百世之所觀也今十二人之外有爲
第十之所許者予亦嘗因而許之矣名將成而

譽已見無故而致難於爲德之人一社之士搯
擘拊膺太息而起各欲奮其不平然而爲德者
不忍絕也反而自責以冀其一悟至於不悟而
終不忍絕焉然後知諸子之爲人嚴於大節而
畧於苛怨苟十三子之外有誦聖賢之書行君
子之道者諸子未嘗不厚自誦抑進而與友也
寅卯之間諸子之義亦稍見於天下矣而不必
言也爲子者必孝爲臣者必忠如是而常焉不
如是而卽以爲大變欲言之而無可也故諸子

之行日以遠其氣亦日以靜文之深指在乎必
傳而亢壯矯厲之意未或一動使出而謀國家
進退之際夫固知所立矣予之欲言其大不能
盡而姑節焉者此也

龍壺稿序

天下有修之於闇而可得而舉者其文之謂乎
及考其廢興則王國之事若有世德焉何則文
之成就因乎其時材分所出有變有正強而同
之累代而不踰要於齊用則皆顯榮之具也惟
以文繫於人以人繫於世前之發揚不輕而後
之承受有叙篇文之出莫不明德行之流道藝
之本以之推於古者隆盛之驗如家至而日見
未或隱焉吾鄉陸太翁先生之清操淵望一邑

之人聞之矣。先生之大人年及期，願爲封公者二十餘年，而夷靜澹朴，姓名未嘗達於有司。凡所謂長者之行，一邑之人亦聞之矣。夫繇兩世之德以觀浸昌之効，此子就子堅兄弟所以卓犖於時也。子堅賦才強，廣鏗訇文苑，每奏一義，懷經協術，志存迢邐，而又性尚沉篤，踈簡世趨，與君烈交善。君烈之亡，爲之傳其遺文，詢其孺子，惠好之情，無所回改。若此者，尤非當世希風之流所敢幾也。今子堅刻鏤成文，以簡予，予讀

而告旨焉於文乎人乎俱見之矣想大明之生
東慨六合之廣大而音聲之近得於鄉黨之間
則予寬賒之念竊有慰焉且古卿大夫士之賢
而老者坐閭門而教學謂之先生子堅之家爲
先生者有兩人焉固同邦之所淑也子堅繇其
典刑被纓紉而厲人物亦可無慕於扶風之才
通陳留之辭綺矣

夏膚公稿序

閔之欲忘人憂者贈以丹棘蠲人忿者贈以青
堂夫憂與忿境之大不可者也予旣被放於境
蓋無所可矣顧取膚公之文坐詠之則憂忿脫
然以離若斯者亦可謂丹棘青堂之贈已然膚
公之爲此則至難也膚公起於淮陰能自樹立
明記書期以變醜養瘠固豪傑可畏者也又久
之不爲衆搖拔情氣日茂華滋有容則維新之
作形焉秦淮之會膚公語予與受先曰余之悲

時而務循道也幾躓於人之口終業業焉弗與之荒予因是益感其義也夫今古之相去若泰遠與邠國東西絕矣非摯好者不能恒爲往來兼之時體便聽習視入人易於聲色去所易而就所難是卽不言欲利而言禮義君子之守也而或一時強忍漸乃移徙又荆公所嘆世之君子僅有其初而已獨膚公確然履方當標季之數感其白過而敬匡乃躬染筆不累此近者吟典籍襲衣裳之徒所未見也且先聖人之法亦

豈真絕潢不可杭乎率軌屏穢則致之矣善所致而不豸襲六爲七如或見之則予與周旋豈獨散夫鬱快將有喜樂之詩也

徐錫餘稿序

軼與軼衰者文之常節顧承其時而有發隆則君子之名著乎天錄矣然而學者難之蓋重所會也是以志在徽文雖縮穀皮戴瓦益不失乎榮樂況於育業衍功應清明之舉者乎且物材本有而自乏其績使錦不爲帽稻不爲齋失之倍也情懷益恐恐焉若吾錫餘則誠哉其辨此而恢者也以爲賢人之書不喻於蝠蟲正士之行不載於臬羽彼健懾弱虛薄未聞被學卽越

苗草以希整轡或世所與有道者耳非時宗之
謂可也夫然則錫餘之期篤誨悖悖弗忘蓋將
以是事爲衣裘饗殮矣露之初星之晚灑然有
雅頌之聲出焉知其虔鞏而愛并也酉戌之間
古文始粵棊錫餘卽拔而軒翥其際禮官儒林
好稱之然猶抑已不伐奮於大賢惠世之篇磨
錯彌善乃任天下之嫗媯撫拍靡所芥蒂而川
專其業聽彼瓊琅以察統體固無負於日月在
躬之譽矣矧德積勝於玉生講約周慎惟性所

安亦美文繇輝也今有君子於此出入不離柴
車草屏服飲不外束楮升水親甕鑿之役而猷
守焯燿則誼士咸輕槐鼎而下之矣繇錫餘之
道而以時升盛不其人與華而且敦余於是乎
有諱也

彭燕又稿序

以士言文似乎生常然自得難矣獨燕又則加
翱翔焉英分兼辨通非一科及舉散下之蕭狼
護正書之穿落蓋已浸潭優游使觀者入其滋
味難形頌也凡文雖以集衆字示華采要繫之
人身亦一大物古人勉學而有懷於詩之靖恭
正直神聽景福其所謂元吉之思深矣後此者
均常節變鑽研體貌亦盛張其功可以禦乎崖
谷珠玉杆乎雲雷棗盛論說烟緼無非煌煌翹

翹之談不徒聚叢脞期於諉憂而已顧議者失其平度必以辭之細大管乎通塞綏珮之士不句不文已謂爲前憲執臆脯者至焉苟跡在窮巷雖馨香茂實發聞於世亦難有一事之愜當且安知窮巷者之不綏珮也容顏定於一人而美惡生乎旦晚是曷不入天子之庭執仕籍考升降之爲得也哉原其所積先闇行誼後畧文字勢利矜激流趨使然燕又之言此而噉然也非一日矣邁德琢磨不以智相迫身於禮樂而

文亦繇其阡陌始涉伯塗繼乃紆餘中節歸
王風在已博而不有於大道能粲合而無所契
本豈猶夫一家風骨者焉吾其祗哉以爲士之
墻宇冠冕也

行卷扶露序

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此豈
昔人虛爲之辭蓋實觀所致焉身立乎惣不擬
其建馭文謀篇之繇歸也故散者應後而正者
處先原夫天質地文所謂受化養成之道亦有
序矣寧復可下上簪履顛倒衣裳哉若吾夢崔
之與夢明夢文誠哉其深於本者也以學內治
而美業流湊稱兄稱弟正於家矣於是有人
之書及物之惠克充乎其盈也然則習之者考

句而發音援篇而起猶尚未有得矣盍遠以慮
焉淵以謀焉吾始得其聲與繼得其數與終得
其人與庶無負於善讀矣要之得其人難也知
所謂得其人又難也祥氣之聚蔚爲吉士有名
以自表有體以別庶尊之至者著作同焉苟其
非類則自沈晦也不宜於雅而嫉妍發作盛其
言語無聖人惻怛之誠而學五章之刺時亦何
以救哉且人有小人猶細物之中蟲有蜂蠆魚
有鯀鯀若其見之於文卽蜂蠆鯀鯀之遺也童

子遠之矣故君子勤脩身而緩論物卽博於論物而要不可以越己其人禮也文如其周折規矩焉其人仁也文如其出入樂易焉不欺於火滅而後日中不怠不怨於家人而後明王敬之所謂行之知之不重難哉惟夢鶴兄弟克與道協整約無累故當可憎而必刪遇大美而不惑行卷之選固其端也而從乎質矣沉覽靡薄必斯之爲樊也與

呂賡虞稿序

賡虞之文吾友君烈蓋嘗序之矣美情動流景
與事愜歡然筆之而成紀焉固其致也及今而
賡虞之爲學日以疆其妍富之旨施於文者益
以遠顧念君烈則殂化久矣予於是益恨君烈
之不登其年讀賡虞今日諸篇而樹絲與桐也
然賡虞之與君烈則至厚也君烈旣亡賡虞投
予書凡三焉簡札之間寄惻愴道往故恫乎有
友生之情滂霈乎有古人之思予內服之知賡

虞爲人非猶夫時也夫存亾之際同於窮達而
理少變化故窮者可以達亡者難爲存廢虞能
貞志於斯會則天下無可以易之矣容秋之試
廢虞勝矣而復乙同類傷之然予不爲廢虞重
怛也君子業爲其可恃而感因共或有使廢虞
之遇以氣炎者當之必有內熱外虎之憂矣惟
廢虞坦焉以和洛誦不輟而抗行前士卽來大
通固無所根蒂於懷中也故士哀不遇尤哀於
似遇而大有不然而獨不可以難道德之徒此

又君烈所言士人之御境如聞瞽者之論星合
不合皆可聽也今賡虞出其制義以行而欲予
一言識其端嗟乎賡虞令往之日不乙其卷別
諸篇者已粲粲乎新家矣而戚速靡定故君子
終不敢越已而遐鶩也予既切賡虞之篤懷君
烈而又引君烈之達言繫乎其文以喻賡虞之
所際爲相憫也爲相勉也

錢仲芳稿序

繇文而之道論其遠近所謂伐柯者非與何今
之判絕也內無高符而好言恢廓事之不幾無
具甚矣顧身不信姱慮朋友之有辭則柝于比
戈焉余益哀其爲自討也彥林仲芳兄弟起於
梅里正躬帥俗喜進賢茂而避人多攻之謂可
麗郵罰介生與予將附法比抱中孚之爻而當
貝錦之詩信有然矣夫誹怨之來謝之非已之
禮爭之非人之情故磊磊軒天地者不與之辨

嘿然而已又因以生敬旣完而懼考亦慎德之
一助也雖然貌是者不終是貌非者不終非故
越之人能稱彥林兄弟者徃徃而多也仲芳蓋
語余矣曰予嘗父事彥林兄事子敬夫彥林雄
達高放簡棄衆士然向余開序胸臆每言已豪
傑而仲芳爲大賢進之則聖人之容與操也軒
之輕之將北面焉乃仲芳則抑抑於家之有範
而籥誦不竄誠之爲道先立於兄弟之間矣若
子敬則又余所捐膺流沫思焉而隱也侍其大

人而之於道之於都之於獄而之于死之日惟
辛與茶備之矣喪歸而廬墓焉屏妻子不一見
終日孺子泣也以死父之視子子之視父於忠
孝可謂全矣予讀彥林仲芳兩人哭子敬詩悲
其甚於叫號也夫亦與子敬兄弟也人不知其
人視其友予不識子敬而觀於彥林仲芳所爲
哀死之詩旣習彥林仲芳而又觀于與子敬之
爲兄弟則益有親焉故越人之諱言子敬者多
與彥林仲芳相難也其能道彥林仲芳者多傷

魏先生父子知節義輕勢利之徒也不亦可以
徵類歟仲芳所著述有兩浙忠臣錄名言日牋
諸書重寓德義之指時文特其概也然而皆繇
乎中亦將以觀人之好惡區賢佞焉余烏能無
說哉

朱彥兼稿序

彥兼吾郡真孝廉德升先生之長君也其年與
謂卽囊括文雅能著賢者之說楊子維斗身爲
上范與之歌伐木焉徐子九一朱子雲子淵令
冲勝出於德升先生之門與彥兼誼又兄弟也
夫是三子者重五倫之義敦六行之說其自爲
治詳矣其觀於人備矣然每稱彥兼卽頌嘆交
發流賞極情繇是知美士之感深也且德升先
生之與景文周先生四方之士能言其誼矣出

人連影惟沐浴於仁義樹本楸矣而必以及人
所謂古之大賢者非與顧德升先生久頓公車
不能明其孚尹景文先生之德業已河潤天下
而身被蝎譖貫虹之氣折於獄岸天道何居焉
然不踰一載元兇授首景文先生之志暴於朝
廷而德升先生亦得謹身侍養克盡其色顧瞻
階前則有彥兼之英博貫浹古義時時發言忠
孝之指明於皦日不可謂非報也且景文先生
既逮之日有徒洵洵予所不忍言也維斗九一

諸子躬扞大難發公正之憤幾不免於對吏而
一二膏唇之伍持說搖動縉紳洪湏羞於市人
德升先生以夙行犯忌將被飛文焉誠哉其吾
道窮與要之繇今之治而思前之亂則當日之
松栢不可以不貞也不然至於今落矣此予讀
彥兼之文而念往思來不勝有填膺之涕也往
者爲其難來者爲其易死生之際吾黨所當重
勸也卯之春時猶蒼黃也予曾登德升先生之
堂焉卜室山逕截茅爲關同於隱士之廬而父

子誦詩書尊賢慈卑言孝悌惜貊貊在險能安
予知其深於乾坤之初九矣歲月無幾而彥兼
之學日以宏遠德成而藝成若是乎有序也夫
君子之礪躬慎求其全而富貴福澤不言所應
然繇此推之亦有可知矣

大易文苞序

覽揆大易之始究亦可謂隱焉矣周官大卜有
掌筮人有辨咸以三易爲根著顧連山則稱宓
戲與夏歸藏則稱黃帝與殷雜志有司馬薛氏
之注而本書乃劉炫所僞作是雖八卦六十四
別猶之連引攸女常娥之誕其同兩壺兩巖弗
載於世固其所也周易發藏定基增通轉序繫
土命之端其義周普號爲人易而或云因於伏
羲列山之河圖又傳汲冢古書別有陰陽說則

何之稱凌雜及漢人各爲家田王丁楊以訓詁
古義分授受謂紹商橋之絕學宮與民間之說
俱起分爭求立斷置博士者莫能據正且以易
爲卜筮之書傳切災異緯辭林繇競相述造所
云海中巫咸之說植釀過於九師矣晉魏之間
王鄭注行亦互盛衰自宋齊與河北異尚隋士
喜王學之近而唐弗能改義疏雖廣古法浸微
求能刊野文補逸篆習人事以尋天道者終唐
之祚寡有其二宋多治經達理之儒據關繕摭

各致其用凡易所著先天太衍太易太玄以至
集注圖義歷紀音畫揲著物象之學罔不張具
然神明者繇之權輿鈐鍵立言制行處已治人
常變有度其下乃困於小衍不能備執筴之有
司則九篇六篇圓星方土亦曷潔如也况今先
士不存衆家毀則

國初崇德臨海之學颺流盡絕世畫爲發策決
科者亦塵口本義而不審翔實其於書之辭變
象占畫爻位虛互反飛伏乘承比應諸義例咸

齟齬宛舌弗能班班顯言卽引觀白巖所注猶
之岑霽林禍字義罕識又安望其檣柱外家出
東武子仲一等哉夢崔兄弟廣肝厥中文實喻
海將液洽六經一起盪滅之法而大易尤所世
紹刪夫蒲譚以開區霽令辨者熱服於是鈐括
四方之業正本理末後飾而出且易者管三成
德爲道苞籥而聖遺賢發亂極先太易文弊從
巨包夢鶴之名其選者務周於象天計曆立符
期節變化類跡繼鏗鏗之聲折獄獄之角雖穆

王所筮越伯所做不得以窾者高焉則余懷之
焯灼於近言十二篇者茲蓋可以有古也

後塲名山業序

作文之難未有甚於爲古也義非一經而風憲
際世飛唱揆詞之餘酌夫海筆有言獲問若圖
鐘萬故昔者鄭重其指不立寬科先釐斯人以
定篇作使家爲品比則亦巡島望瀾寶鮮盈尺
矣又今不用以應舉高門脩庭逮夫衡蓬之子
皆絕言提時之流通止敷論對策表判四六言
爾然詳所謂研玉名理用物謀事與思內施外
之義制度崇絃紳冕不輕幹議且各仰經日以

自立論語追記微言表記謂德見儀策雖盛於西漢晁董公孫以前古之造士已有選事考言之鉅體咸斷自生民廣其興樹視彼零雨之章朔風之句不徒用高氣質也國初上稽古制建立文學察言行以觀德考經術以觀業試書策騎射以觀能策經史時務以觀政事又慮士子綴采繡繁綺摭薈病論限二百字以上策限千字以上表式於退之賀雨子厚代公綽上謝兩篇皆質訪實用不務虛文乃越時濇竊覘鑑失

常語或粗俊於口卽已云有施之於事無細水
短材之益抑未知於所謂純正博雅優柔昌大
者何等也夫同文底績所以大理利書啓衷所
以廣化然必格之於人身始可畢其一塗故詳
周禮師氏之制三德三行德有至敏行有文順
而皆以孝終始春秋王道不綱其公侯之霸者
亦脩純里連鄉之令以正月問於鄉長自後賢
良孝廉進士明經代爲輕重中所稱圯則無若
九品中正而九藥非人贈詩失時細碎之過不

列榮伍猶不失閭胥族師遺意獨於今則人言
龍蒙體雜弗刪行不稱於宗黨文不合於論思
而肆然有爵祿之心程士者快焉禾莠不別使
其通籍卽已金毳方膺綠珀兼兩衍達夫權強
而堂堂之處子顧難自甄弊老鴉冠鮮窺於耀
名之所在至有光不陽罔狂重起則俊茂捶折
必無遺譖昔賢悲已之有疾不若婦人之采葑
於茲蓋十過其厄矣正學方先生躬處盛時卽
患士之易爲恒人擬本六行因質設科王文恪

深林博古之有益於治欲於進士外別立一科
必兼通諸經洽子史詞賦者預焉有官皆得應
之其議悉弘正凱至可扶歷代之傾軛而牽拘
未昶暨其甚也愿法不存日以黥淺是雖措翰
者連足繼路亦猶漢博士之雉集晉秀才之磨
與無救於彼迄之柱也介生兄弟師師友友於
三代者久深其道而外至焉采第一代之業根
切美務全其正用繇以匡毗于上嗟皇位之四
星與左帶同聽治於斯矣獨志足文遠哉

行卷香玉序

騷小說家流其言珍怪之品至唐而見侈他氣
旁物不可盡登卽良玉之等其稱有西國玉環
左庫藏中五色玉辟邪猪子軟玉鞭之說較之
穆天子傳所引奇異又已隱矣豈有唐之世百
物之精盡出與抑好博衍恢蕩者爲之辭也友
人呂賡虞與浦君屏兄弟櫛比丁卯行藏諸義
寄其風爽而各從乎香玉蓋亦繇此科矣夫李
輔國柄用之時楚州刺史奏有尼真如恍惚登

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其表編於正史而
辟邪之文頗無所據或又言太宗於晉陽宮得
玉龍子遺於玄宗遷蜀之際失之矣後獲之沙
中復爲輔國所竊兩者難以質言其是要之輔
國之事不足道也然卽其文而考之此兩辟邪
者嘗一笑一泣矣輔國惡而碎之卽有絕脰斷
臂之禍其所遺玉屑二合魚朝恩買之後化白
蝶冲天而去若是乎喬玉之不附權倖有正人
君子之義焉以今大慈正誅貲藏錄入官府計

其所儲瓌璋必有陸離於斯者而上刑已服無
可看身則當威福燿燿佞人輻湊之日彼家之
寶物相與笑且泣之亦已久矣笑且泣而碎之
物自得化而人已支裂又如斯矣夫良玉比德
君子所以自表而士人之行務潔惡文從洿末
同爲物所泣笑則賡虞與君屏兄弟之寓指於
斯選進退出入栗栗乎有近戒遠戒焉固予所
樂論也

鄧石函稿序

文章家蓋有疇人子弟焉本業相世朗而不渝
至眷言成德則靈繹加永其俊烈之一域坐而
近學而能美故爲自然耳然推於所元孝敬儻
矣吾友克生其先世之來蓋鴻遠而以文學昌
志於茲尤恢台焉克生旣迭過一時式光夷儀
長君石函復紹以神伶意製非衆所經左右奇
紀嗟峨相高稱其家學可云樂安之裒裒也夫
辭致日差理性不動故哀樂生於遇榮悴因乎

時賢者不能逆以致妍而邪正一形無所遷徙
被至言常治有餘福惡言常亂有餘禍灰沒之
後襲以爲說變蕃新鮮適應本教猶之君子小
人質已條分俄頃化物亦有猿鶴蟲沙之別也
且能文之君善言天地能文之子善言祖宗是
以昔日之厚德必愛來者之秀氣苟蕩然失節
有無倫之行與不令之辭皆非所以尊先人而
重肢體也今石函承克生以濯漱其身發文英
曜可不謂競競古訓者哉繇此以往光誦日起

暉蔽鳥策文字之壽應居上齒矣然戴墨履式
不敢履忘翹諸其前亦上功往代之事也予每
懷先世而祇懼臨文儼如不敢躡步故亦正衣
冠蘭應對而序茲焉

試牘正風序

詳哉昔人之辨國風也至正變尤反復焉諸侯
無正風風之作繇於天下無王周南二十五篇
之詩在周不得爲變在商不得爲正又以歌各
從國正者屬美變者屬刺間稱二南大槩美詩
亦有刺詩則與十三國無異且關雎一章人更
百世南更萬奏不失爲文樂而說詩者泥於佩
玉晏鳴之歎疑始諸周道缺失見幾而作至言
衰世公子近達事變懷舊俗之思甚有謂南雅

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古止二南無國風乃歸
咎於左氏荀況創標風名之誤若是乎言家不
一厥指難順也受先取以名其試牘選者云何
夫受先端身行慎好惡練學達志見一不正之
人不正之事則濶沐在容有懷橋柱思挺而培
其糾譎聞一不正之言累日烏乎苦傷愁氣內
出其於三百五篇無邪之旨蓋性之也所形爲
論撰必敬以和周乎物慮足乎神聽凡好濫燕
女趨數教辟之音不稍支繚於中故試牘之選

進退他人之文亦務從其質辭條旣舉心無散
動覽記膏腴皆情禮所寓卽或經組相錯不禦
時賢以一概托於太師採風弗遺衆國之義要
本溫柔敦厚爲訓如鄭有緇衣秦有小戎駟鐵
美君人之德變而正者則庶幾矣且詩之六體
隨篇求之有兼備有偏得故國風之格常包雅
頌今詳受先所哀次音不外鄉土人不出列國
其上舖張勳德辭嚴聲節可告神明次則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餘雖淺近易見悉不失乎

主文譎諫可謂全矣夫河廣言葦航大車言室
穴解者猶以爲民知自防能完中人之善況受
先躬踐大道發聲必依孝弟措言必尙忠實自
燕寢之地及酒食之會開口持誦流連倫紀無
異於稚子歌飽候蟲鳴節使通諸章墨大者中
律小者承響指蓄淵懿將送不竭縱有葛衣緇
屨田里朴人之答問合於燕饗大射房中樂章
亦何參差足云也嗟乎五經鉅文明四星耀審
其尋常之原祇令人是焉不亂後起學者能隄

究風教所自則見在諸詩上自商頌下迄株林
以正類盡彼儒者號嘽何哉

顧重光稿序

吳在春秋間無所謂文人也原風所自扇本楚大夫屈正則以忠愛惻怛之情流創深雅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盛昌其聲漢有枚鄒嚴朱之徒相與彷彿音節員備後則才俊繼足各欲名家然吳文多歲蕤而柔怨者亦其遺也至縣載已遠忘其祖作以原與楚吳所稱開建者止季子子游而已雖然正則之遇與所爲或不必其志不可忽也憂患喪亂之時既可庚釋而固情卽

貴仁尚同小祥大康之世天下而既平矣亦無
所容廢之也又其書好惡適中所美者堯舜之
耿介湯武之強敵所傷者桀紂之猖披羿澆之
覆敗與四子之言相侖發固當襮在今文焉乃
吾重光世貴豈陽而少長於蘄春則吳楚兼之
矣夫南人之學時所矜重而又泳其洪源觀於
哲憲此生民之詩所以傳也覽於德之可慕以
窺邇文字玉弁金章而無古道者吟詠不列苟
脩身度義遠蘇壤而紉椒桂雖刺草之民亦次

言於久遠流士之圭璧者哉今重光板澤內外
不妄炫飾與其地所謂蘭溪之蘭三泉之泉無
以喻其潔白復甄於日巖桂巖諸先生之傳書
學行禪家而茂製日登則望楚國之先賢近之
矣予素不練於篇策仰此鴻懿亦僅仰山川而
拾香草然有莊敬嚴畏而不敢荒者亦同志乎
正則之志也

洛如社序

欲以事相難則考理而已欲以文相難則論人而已學者議而知守不資古書老生大小權與於此矣當今英譽踔起咸能自疏濯造誦說焯然有光耀殆旭日始旦雖其雁鳴乎而說枳落喜鉤鉞是已而非彼亦未有際斯者也嗟乎物爲各判致性則一彼綸綸者云何正則治否則亂焉已矣歷選前人準敬合和觀容與聽鏗鏘者無論彼言子言家時號爲能豈不欲別才性

以示人利乃墨子本清廟之官縱橫出行人之
屬形家述稽九有亦托詩之陟嶽升虛高爲厭
衆之藉下爲贍身之智無不競傳會者知先聖
人之不可回也聖人所是而後人思奮越排斥
則顏冉哀金躡曾言悲獄岸矣且造聖之門不
齊格文章特其隧也然委曲煩重確苦至到究
以免人底善爲則苟當世之縫掖有德敏而術
鈍行完而韻匱者固當以士相見之禮見之借
進匡坐致嚴事嚮方之意至於情氣驚縱可以

有爲者尤未嘗不曲與資助如十睦之長身敦
勸仁讓無闕也顧頹下好激之流獲其旨而疑
獨任則雖日陳魯鼓薛鼓擊半而投壺擊全而
習射難以訓矣吾友來之仁舉重惻大道懟此
狡賓乃建表於醉李以合天下之風楨意尚浩
乎至哉其簡書之驪淵也毅而和弗倨自足而
怒君子之所志也倘秀造之列復有裹甲而見
者乎余將借是編爲嘉邈清酒揖而序友生之
雅無用軍容爲矣